越國春秋

第伍叁期

每逢星期三出版

隨杭州民國日報附送

通訊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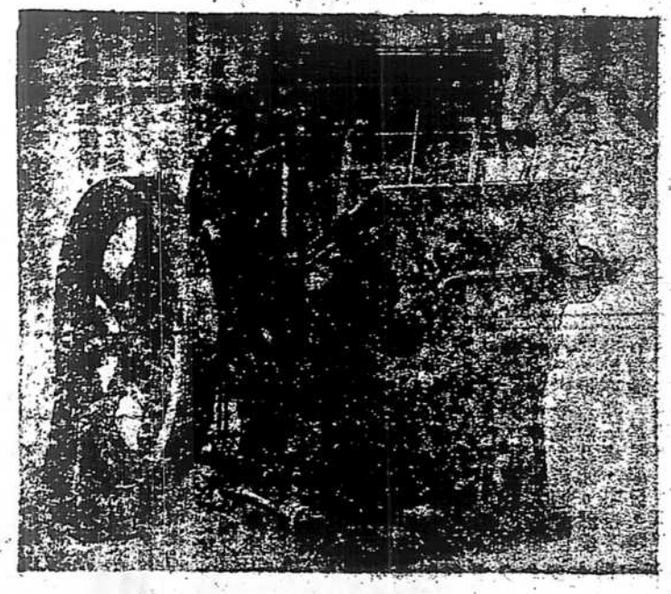
杭州民國日報第五號信箱

本期目錄

五重與寒蛇……[illegible]
記木虎檜……[illegible]
國醫之檜柏……卞[illegible]
詩……柳亞子　[illegible]
縣長妙文……[illegible]
門牛項鎖……陶[illegible]
紀異……[illegible]
插圖三幅

◀上海德商泰來洋行獨家經理▶

行址：上海四川路新門牌六二〇號



號五 PHOENIX Plain Press No V

全球著名德國鳳凰牌脚踏印機

德國鳳凰牌脚踏印機

爲世界最堅固最著名之出品久已馳名遐邇全球歡迎其大者爲三號四號五號PF號專印各種三色版四色版以及鋅版木版銅版等印件此機製造堅固套色正確墨色均勻絕無深淺之弊壓力平均印後紙張反面並無凸痕機中危險部份均備有機罩保護工人號及PF號印機製造更堅壓力尤大兼能切軋各種紙匣凡各種裝書面凹凸印件均能適用如此故不僅印刷已也如家任歡迎

歡迎定閱

黃鐘半月刊

是中華民族的悲實的悲壯的代言人！

是這個偉大的悲劇的時代的聲聽者！

是現代中國最有意義的純文藝刊物！

優待辦法

一、二人聯合定閱全年一份者九折
三、四人聯合定閱全年二份者八五折
五、六人聯合定閱全年三份者八折
七、各學校及各團體定閱全年十份以上者七五折
本年二月十日以前定閱全年十八份以上者七折
上列辦法一律優待

優待券

黃鐘文學社贈

黃鐘半月刊

社址杭州隨元路杭州民國日報館內

全年上海九角
貴鐘半月刊全年
寄郵費元
份（自期起）按期寄至下列地址
分請預定
啓　月　日

本期目錄

散文
靜的文藝作品……劉延陵
增兌須先生序詩（寄子吉儲支作）……郁達夫
增根雋語……孫用
下雪的時候……鍾敬文

隨筆
女傷人……梁得所
我在戰場時……汪錫鵬
山城雜記……劉宇

小說
[illegible]羅小姐（劇本）……李朴園
大柳指小史（童話）……王夫凡
一個輜騎兵（有趣的童話）……陳鍾
令尹子文……陳大慈
獄……柴紹武
明末的大英雄鄭成功……開元
夫妻……明若
洋房裏……石堅如
愛的記號（寓與文尼・佛加作）……楊鎮華
採野紫蘇的人……白亭
黃鹿油與楊梅（評論）……白樺
屠蘇酒（考據）……黃石

本期特大號，零售每份大洋二角。（定閱不加價）

全年二十四期。定價國內郵寄一元五角。國外四元。郵票代價十足通用。零售每份大洋七分。

代售處

北平民智書局
上海新明書局
長沙民智書局
南京大中書局
廣州良友公司
廣門良友公司
雲南文化書局

發行處　杭州民國日報館黃鐘文學社

五聖與家蛇

蕭嶽

五聖之祀，始於明代，王漁洋香祖筆記云：「明太祖平陳友諒，夢陣亡將士請卹，太祖許以『五人爲伍，處處血食。』乃命江南家立尺五小廟，此爲五通之始。」五通，即五聖也，俗傳能幻形魅婦女。蒲柳聊齋志異，屢記其事。吳越之人多祀之。清康熙時，湯文正公（名斌字孔伯號潛庵睢州人爲理學名臣）撫吳，出示嚴禁，毀其廟宇，投偶像於太湖，雷厲風行，其風寖息；惟民間歲時伏臘，猶於密室私祀，官中耳目不及，雖有令甲，苦難遏阻，相沿三百年，迄未衰歇。他地吾不知，至於越中，則固曾目覩也。

越人信鬼，凡涉荒誕淫祀，靡不崇信，公然新廟，略不爲諱；惟祭五聖，則獨守秘密，於倉廩間人跡罕至之室行之，大約每歲長短至及除夕諸日，例須設祭，主婦躬親其事，以米餚瓶穀羅，權充几案，殺雞命酒，焚香燃燭，此外別無長物，掩門加鎖，毋許窺視，亦不容男子入內。焚錫課畢，始得啓戶。諺云：「居民之家，各有一蛇，盤踞倉房，厥名曰家蛇。家蛇能示人禍福，偶一出現，則人口不安，必有告祟，須設祭以禳之。所謂五聖之神，蓋即家蛇是」。其說穿鑿附會，荒誕不經，而輾轉流傳，遂成故實。傳云：「妖由人興」，其身之謂歟！

記木壳槍

謙謙

「木壳槍」曾充偽兵首領，其人短小精悍，孔武有力，有類於木壳槍，故名。蓋其姓名已湮沒無考矣。當時爲民念年春三月，木壳槍於新市場之某茶肆糾集同志數十，曰：「吾儕隨總座效忠革命有年，血戰沙場，百十餘次，自北伐以迄驅討閻馮，無不身先士卒。今不幸而成殘廢，然報國之心始終未懈。茲因本市諸遊藝場所均拒絕吾輩入內欣賞，報以吾輩因革命以致斷臂折足，汝等自應另眼相加，今一旦鐵面無私，云非購半票不能入座，自誠欺人之言也。雖與之爭論再四，無如仍一味頑強，不可理喻。兄弟今日邀集諸位同志於一堂，即爲此事而發。目前即需解決者：爲我儕應以如何之方法去銷滅是類頑強勢力之某茶肆糾集同志數十，曰：「吾儕隨總座效忠革命有年，血戰沙場，百十餘次，自北伐以迄驅討閻馮，無不身先士卒。今不幸而成殘廢，然報國之心始終未懈。茲因本市諸遊藝場所均拒絕吾輩入內欣賞，報以吾輩因革命以致斷臂折足，汝等自應另眼相加，今一旦鐵面無私，云非購半票不能入座，自誠欺人之言也。雖與之爭論再四，無如仍一味頑強，不可理喻。兄弟今日邀集諸位同志於一堂，即爲此事而發。目前即需解決者：爲我儕應以如何之方法去銷滅是類頑強勢力之心，始終未懈。茲因本市諸遊藝場所均拒絕吾輩入內欣賞，報以吾輩因革命以致斷臂折足，汝等自應另眼相加，今一旦鐵面無私，云非購半票不能入座，自誠欺人之言也。雖與之爭論再四，無如仍一味頑強，不可理喻。兄弟今日邀集諸位同志於一堂，即爲此事而發。目前即需解決者：爲我儕應以如何之方法去銷滅是類頑強勢力之心，始終未懈。茲因本市諸遊藝場所均拒絕吾輩入內欣賞，報以吾輩因革命以致斷臂折足，汝等自應另眼相加，今一旦鐵面無私，云非購半票不能入座，自誠欺人之言也。雖與之爭論再四，無如仍一味頑強，不可理喻。兄弟今日邀集諸位同志於一堂，即爲此事而發。目前即需解決者：爲我儕應以如何之方法去銷滅是類頑強勢力之某茶肆糾集同志數十，曰：「吾儕隨總座效忠革命有年，血戰沙場，百十餘次，自北伐以迄驅討閻馮，無不身先士卒。今不幸而成殘廢，然報國之心始終未懈。茲因本市諸遊藝場所均拒絕吾輩入內欣賞，報以吾輩因革命以致斷臂折足，汝等自應另眼相加，今一旦鐵面無私，云非購半票不能入座，自誠欺人之言也。雖與之爭論再四，無如仍一味頑強，不可理喻。兄弟今日邀集諸位同志於一堂，即爲此事而發。目前即需解決者：爲我儕應以如何之方法去銷滅是類頑強勢力之

「木壳槍」爲「頭門總稽查」，於是木壳槍之名大振，交遊日廣，居然一躍而爲新市場之次等聞人。然其行爲不自稍檢，因月入甚豐，致狎娼玩博，日久債台高築，纍纍不能償。至翌年季夏，以某綁案有關，嫌疑重大，遂爲有某至不爲功。至是此畏愛五穀計算，三層計四十五種之名醫，乃大不悅，因緣，驗五穀外，淨餘四十某既懇蓋營業，其於出發八十元。然聞亦有折扣，規例中，自又不復莊此「行」否則以於三種之病客，恐事。故近特訂「種種費，且

國醫之樓梯費

卡通

本市有名國醫某，雖凡無人如臥榻上，其種在無起死回生之術，然門庭如市，每長往診者，值不輕於藥。因此而積資頗鉅，大腹便便，且已感步履多則艱難。某出診費若運之銀窖，日常甚畏登樓。爲十二元，如有樓六間，然一般富有之病者，往往即須十八元，十級須二十臥房高敞，甚有臨於三層四元。若臥三層樓之病客樓以上者。而若聚又非鶴，其種每層以最少之數十某至不爲功。至是此畏愛五穀計算，三層計四十五種之名醫，乃大不悅，因緣，驗五穀外，淨餘四十某既懇蓋營業，其於出發八十元。然聞亦有折扣，規例中，自又不復莊此「行」否則以於三種之病客，恐事。故近特訂「種種費，且

雪後之湖濱公園

徐雁影攝

送丹林歸粵

柳亞子

滄海橫流久閉門，多君幾度慰晨昏。一履忽報將歸去，隔歲還期再顧存。絕域殊崖仍國土，迢天榆塞有驚魂。傷離惆悵今何世，一往辛酸那復論！

酒後揮毫贈大慈

郁達夫

十日秋陰浪拍天，湖山雖好未容顯，但憑極賤杭州酒，烟醉西冷岳墓前。

寄懷馮江濤

陳錫襄

悲歌尊酒待尊同，只惜餘腥氣似虹！古有頭顱輕一擲，今猶夢寐繫孤衷。海樓別夜沉沉月，島國危時慘慘風。爲問烏江天際浪，肯留片席渡重瞳？

普陀法雨寺

邵祖平

實相嵯峨禮上方，白華崇頂亦清涼。巖雲擁殿宗風細，花雨經天梵唄長。嘯石潮痕成換世，俠龕珠佛自生光（寺有珠寶佛一尊）。筍輿過此匆匆去，一寸心香燕未妨。

縣長妙文

新任××縣長味僻氏，出身行伍，以軍功與知縣事。奈胸無點墨，握管時每覺重有千鈞，按篆時，即着幕僚書一「行」字，命刻字匠依樣而製，以備開稿時蓋於尾頁。該縣暑費理司法，一日於郊外設一茶，肆陪之下，得獲有足以致死之處，屬下擬文呈公院，成後送審，請縣長判「行」。時味僻氏忽發奇思，竟執千斤之筆於天使批一行曰：「可否准予暫行物色一，及文至高興，興者大節，不久，味僻氏「另有任用」之命送下矣。

鬥牛瑣談

嘯鶴

牛而能鬥，則價奇昂。最高者，值大洋五六百元，或大洋二百元，盆以小銀幣二千角，（金華習慣如此，）至廉，亦非百數十元不辦。且購入時，新主須屋多人往迓，人數多多，盆善。挽絲索者十六人，或二十四人，三十二人不等。餘則人各執一繪旗，鼓吹而往。舊主預設盛延接待，既醉且飽，則又鼓吹迎歸。後此兩家即爲姻婭，彼此以「親家」相稱，查付牛大典。（金華方言販賣曰付），直同嫁女也。

牛食除大麥外，雞蛋亦爲必需品，食時以蛋百數十枚，一一去殼，貯於食桶，傾棄其黃，只存蛋白，以木棍用力搗和，然後飼之。其他營養料之暴殄稱是。臨鬥之前夕，始飼以雅片醇酒等激刺品，增其勇氣，期以必勝，平時則不爾也。

牛畏伏暑，夏日以健卒數人，爲之更番揮扇。晚間多蚊，懸以輕紗之帳。有疾，則遍徵獸醫，投以巨量藥劑。蓋養牛者，多出素封之家，且爲天性好勝之徒，其角牛目的，視若鷹犬，一心供養，每致傾家蕩產而無悔。鬥而勝，賀者麕集，戶限爲穿，主人設宴酬賞，以答盛意。不幸敗北，則遁旁觀無，不曰「某牛敗」，牛均有名），逕呼曰「某人敗矣」。牛主擲鉅資於虛牝，又無辜代牛受辱，常一憤而付諸屠牛。

假雪

徐雁影攝

紀異

蕭嶽

運清光緒間，歸安朱古微先生觀學廣東，家人嘗先呼雞食之，後乃自食使孵卵，及雛成能行；母雞日則率之就食於庭，夜而嫗伏之於窩。未幾，家人又使孵卵；新雛既成，母雞所以顧之者，復如前。然逐其故雛不使稍近，近輒力啄之；於是故雛皆與先生有舊，先生惡以遠避。時有一雄者，獨雄雞授之；且雄雞亦行，母止亦止；雞鳴，亦終不去也。

雞，母雞病。雞則代母哺護幸雛，得食必先呼雛食之，後乃自食。先生異之，因謂家人勿飼母雞日則率之就食於庭，夜而嫗伏之於窩。而碎之，以食幸雛